联合国 S/PV.8790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七九〇次会议

2021年6月8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于尔根松先生/奥瓦特先生	（爱沙尼亚）
	中国	耿爽先生
	法国	迪姆·拉比耶夫人
	印度	拉古塔哈里先生
	爱尔兰	伯恩·内森女士
	肯尼亚	基博伊诺先生
	墨西哥	布恩罗斯特罗·马谢乌夫人
	尼日尔	奥吉先生
	挪威	黑梅尔巴克女士
	俄罗斯联邦	库兹明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金女士
	突尼斯	拉德卜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伍德罗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劳伦蒂斯先生
	越南	邓先生

议程项目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21-14422 (C)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卢旺达和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1/487，其中载有2021年5月17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现在请阿吉乌斯法官发言。

阿吉乌斯法官（*以英语发言*）:再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在履行其任务授权方面取得进展情况，并在爱沙尼亚担任主席期间这样做，我感到非常高兴。爱沙尼亚一贯支持法治，特别是余留机制，并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我祝它在担任主席期间一切顺利。

几个小时前，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宣布了对备受关注的拉特科·姆拉迪奇先生案的判决。简言之，上诉分庭驳回了姆拉迪奇先生的上诉，维持了对他的定罪，也就是，他犯有灭绝种族、迫害、灭杀、谋杀、驱逐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包括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强行迁移，以及构成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行为的谋杀、恐怖、非法袭击平民和劫持人质等罪行。上诉分庭还驳回了检方的上诉，维持了审判分庭的裁定，也就是，关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某些市镇犯下的罪行，姆拉迪奇先生没有犯下灭绝种族罪。上诉分庭维持了对姆拉迪奇先生的终身监禁判决。我请安理会成员阅读该判决书，它包括多数赞成立场和少数不同意见，并已公布在余留机制网站上。

在此，我要感谢合议庭法官以及指派的分庭小组不懈努力确保将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方面出现的任何拖延保持在最低限度。鉴于上诉程序从一开始就很复杂，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要回顾的是，与取消合议庭法官参与资格有关的问题不得不在诉讼早期即予处理，姆拉迪奇先生的健康状况要求推迟原定于2020年3月举行的上诉听审。然后，发生了冠状病毒病疫情，旅行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导致进展进一步受阻。最后，今年2月，合议庭有一名法官，具体而言是布基纳法索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意外不幸逝世。余留机制和我个人仍然沉痛哀悼他的逝世。

我借此机会缅怀卡姆法官以及他为国际司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法官，有着光辉的法律思想，而且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同事，深受他的法官同事和工作人员的敬重。

在这一令人悲伤的时刻，余留机制很幸运，因为摩洛哥的穆斯塔法·巴吉法官在短时间内就接受任命，接替卡姆法官。我真诚赞扬巴吉法官承担在后期参与此案的重大责任。由于他的勤奋和不懈努力，评议和判决的准备工作可以继续进行。最后，上诉分庭得以在先前预计的日期后不久进行宣判。

随着今天判决的作出，余留机制朝着完成其核心司法工作又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案例也证明，当各国愿意合作并克服地缘政治障碍时，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在这方面，我要再次指出，虽然姆拉迪奇先生早在1995年就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起诉，但正是由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的坚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在15年之后他才被逮捕。最终判决的发布向前南斯拉夫境内和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

受害者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这种令人发指罪行的实施者终将被绳之以法，无论其地位如何，也无论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强大和不可触及。虽然这样的判决不能让亲人活回来，也不能治愈所遭受的创伤，但我希望受害者及其家人在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历史被记录下来的时侯能够得到一些安慰。

在取得今天的成果之后，我们还有两项判决即将在本月发布。

首先，我高兴地通知各位，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重审一案的判决预计将于6月30日作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诉讼进展极为高效；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终结辩论仍于4月举行，密集的评议还在迅速进行。我赞扬审判分庭在整个过程中按部就班。重审结案之后，该案的任何上诉程序将在海牙分支机构审理。

第二，在阿鲁沙分支机构，安塞尔姆·恩扎博尼姆帕先生等人藐视法庭案，即先前的图里纳博等人一案，也即将结束。尽管与疫情有关的障碍影响了各方为审判做准备的能力，而且同案被告的马克西米利安·图里纳博先生不幸去世，但5月7日还是完成了辩护阶段的工作。终结辩论定于6月21日至23日举行，预计将在本月底之前作出判决。对判决的任何上诉将在阿鲁沙分支机构审理。

至于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有关的其他诉讼程序，我借此机会介绍诉菲利西安·卡布加先生一案的最新情况，在2020年10月被移交给联合国拘留所之后，他一直被拘留在海牙。在6月1日举行的情况会商中，双方讨论了在案件准备和其他相关问题方面的进展情况，随后宣布了一项审前工作计划。此外，已指派一名独立的医学专家对卡布加先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包括确定他是否适合受审，以及他是否有能力前往阿鲁沙分支机构。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预计将于6月下旬发布。

虽然我们大多数涉及庭审程序的案件已进入尾声，但我要再次指出，余留机制当然受权履行许多其他余留职能。其中包括监督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本身所作判决的执行。我再次表示最深切地感谢在非洲和欧洲的15个联合国会员国所作的宝贵贡献，它们在目前执行对一名或多名被定罪者的判决时，继续承担重大的额外责任。我充分认识到，这在疫情期间更具挑战性。

主席先生，贵国还有今天在座的法国、挪威和联合王国，同余留机制的其他执行国家一道，已尽力做了很多工作，使我们能够执行自己的任务。我赞扬其中每一个国家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被我们定罪者的安全，并定期向余留机制报告其状况以及相关监狱里的COVID-19疫情。

铭记确保持续执行判决的至关重要性，我真诚希望更多的国家挺身而出，为此目的与联合国达成执行协议。这将使余留机制能够扩大其执行能力，并减轻已经在这方面支持我们多年的那些国家的负担。

关于另一个问题，我要指出，安全理事会面前的这份报告实际上是余留机制的第二十三份报告，涉及在阿鲁沙被宣告无罪者和被释放者的情况。至关重要的是，重新安置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宣告无罪或已服刑的那些人。令人遗憾的是，尚未找到可持续的解决办法。然而，我赞扬我们的书记官长阿布巴卡尔·坦巴杜先生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可能性，尽管目前的全球卫生危机造成了种种困难。安理会所有成员都知道，我们依靠国际社会的协助来解决这一长期挑战，即影响到余留机制完成任务能力的挑战。安全理事会的持续领导以及会员国的合作与支持对于彻底解决这一局势至关重要。

现在，我谨提及我5月11日的信（S/2021/452），其中通知本机构成员，塞尔维亚共和国仍然未能履行其国际义务，即逮捕佩塔尔·约伊奇先生和维丽察·拉代塔女士，并将他们交给余留机制。应审理此案的独任法官刘大群法官的请求，我履行自己的职责，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塞尔维亚不与余留机

制合作的情况。自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首次要求塞尔维亚执行与这些被告有关的逮捕令以来，六年多已经过去，这是第三次向安理会报告塞尔维亚不合作的情况，尽管它有无数次这样做的机会。塞尔维亚的不作为不仅有损余留机制的有效司法，而且也挑战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联合国宪章》，是对国际社会的蔑视。

自安全理事会作出开创性决定，建立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以及后来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由于特设法庭，余留机制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继承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得以进一步堵住有罪不罚的漏洞。自开始运作以来，余留机制已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追踪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所指控的其余逃犯，监督判决的执行，继续保护证人和受害者，保护珍贵的档案，并协助和监测各国对国际罪行的诉讼程序。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被赋予一项层面如此多、要求如此高的任务。然而，对我们的成就不能凭空作评估，也不应视为理所当然。正如我今天向安全理事会介绍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确保问责制和加强法治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坚持到底、持之以恒的态度。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该机制成功的支柱。正是因为我们与会员国具有共生关系，才能将逃犯绳之以法，确保被定罪者能够服刑。没有各国的援助和合作意愿，该机制的努力就无法落实。没有会员国的持续信任，安全理事会在设立两个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时所表达的愿景就不可能完全实现。

我谨代表各位负责人、法官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特别向我们的东道国、我们的执行国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表示深切感谢，感谢它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它们坚定的承诺令人钦佩。我鼓励其他方面也这样做，以便该机制能够发挥潜力，使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能兑现其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吉乌斯法官的通报。

我现在请布拉默茨先生发言。

布拉默茨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向安全理事会远程介绍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办公室的活动。我们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我们在报告所述期间战略优先事项方面的活动和成果。今天，我想强调几个重要问题。

1995年7月，拉特科·姆拉迪奇因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数十万无辜平民犯下暴行而被我的办公室起诉。在超过15年期间，他是世界头号通缉犯之一，也是全球有罪不罚文化的象征。然而今天，正义得到了伸张。经过不偏不倚的国际法官的公正审判，姆拉迪奇最终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最严厉的惩罚。

今天早些时候，我与姆拉迪奇灭绝种族行为的斯雷布雷尼察受害者的母亲交谈过。26年来，她们遭受了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的痛苦，并争取让姆拉迪奇为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而英勇战斗。她们要求我向安全理事会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正义至关重要。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根本真理。正义对受害者来说十分重要，虽然伸张正义永远不会让她们的亲人回来，但它可以减轻她们必须承受的痛苦。她们告诉我，更重要的是，伸张正义对现在和未来都很重要。

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太多的肇事者仍然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来制造惨无人道的苦难。太多的指挥官仍然认为无辜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可悲的是，姆拉迪奇之类的人仍然太多了。

伸张正义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谴责和惩罚严重罪行的办法，可以使之不再重演。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谈的不仅是已经取得的成就，还要谈我们还应取得哪些进一步成就。就我的办公室而言，虽然我们对姆拉迪奇的最终定罪感到满意，但我们也意识到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剩余工作的主要部分是在阿鲁沙分支机构，在那里，我们进一步为1994年针对图西人和卢旺达的灭绝种族罪受害者寻求正义。卡布加案显然

是我们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他潜逃20年之后，于今年5月被捕，我的办公室迅速开展了进一步调查，为开始对他的审判做准备。

今年2月，我们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确认了我们的修正起诉书。我们作了一些关键的更新和修订，以简化和澄清案件，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性暴力事件。最终，我们认为修正后的起诉书将促进迅速审判，同时适当反映卡布加更加严重的刑事责任。

我们现在完全专注于审判筹备工作。我们将在8月底之前提交预审案情摘要并完成关键的预审职责，我的办公室目前正致力于在审判分庭作出决定后准备开始审判。

此外，恩扎博尼姆帕案是一个老案件，很快将结案，预计未来几周将作出判决。必须强调这一案例的重要性。收买证人的行为损害司法程序的核心所在，我的办公室将继续履行其调查和起诉藐视法庭案件的任务。

最后，关于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我们已经作了结辩，目前正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作出判决。

我的办公室还继续积极搜寻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其余6名逃犯。几年前，我告诉安理会，我们正在改革和加强追踪逃犯的活动，但有一项了解，即我们有责任展示成功的记录（见S/PV.7960）。这些努力产生了结果，去年卡布加被捕，比齐马纳的死亡得到了确认。

目前，我们已有关于所有剩余逃犯的可靠线索，通过继续努力，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取得进一步成果。然而，我们的主要挑战是得不到会员国的充分和有效合作。简而言之，一些国家没有遵守它们的国际义务，而且阻止我的办公室实施逮捕。

六个月前，我通知安全理事会，卡伊谢马仍然在逃，因为南非没有提供合作。令人遗憾的是，情况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善。就目前情况而言，南非当局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信息，即该国是逃亡的灭绝种族者的安全避难所。

关于其他逃犯，我们的优先事项是前总统卫队指挥官普罗台斯·姆皮拉尼亚。虽然一些调查因缺乏主要会员国的合作而受阻，但其他调查线索仍在向前推进。特别是，我们正在积极调查证据，证明姆皮拉尼亚除了在灭绝种族期间犯下的罪行之外，过去20年来还从事了进一步的严重犯罪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还利用非法资金经营商业企业。很多人可能和他有过交往，或者听说过他。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的人，我们鼓励这些人提供关于姆皮拉尼亚的信息。我的办公室重申，任何人，包括姆皮拉尼亚的有关联人员和支持者，只要提供导致逮捕的信息，都有资格获得高达500万美元的奖励。

我的办公室决心尽快查明剩余逃犯的下落，以便最终结束我们的追踪活动。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完全赞同并支持这一目标。在我的办公室努力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时，安理会的坚定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对姆拉迪奇的最终判决提醒我们还有其他重要工作要做。特别是，对于姆拉迪奇的许多共犯和下属，仍然需要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追究责任，这与前南斯拉夫各国的许多其他战争罪犯是一样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的办公室的第三个战略优先事项是协助国家司法机构起诉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的国际罪行。在这方面，我最近再次与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首席检察官进行了接触。

我要向安理会成员简要介绍三个重要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

首先，卡布加的被捕使人们重新关注国家起诉被指控的灭绝种族者的持续努力。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根据规则第11条之二移交的案件中，卢旺达当局取得了重大成果。我的办

公室继续敦促所有国家向卢旺达检察长提供充分合作，支持他查明仍然在逃的数百名逃犯的下落。

第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新的国家战争罪战略正在实施。在这两个国家，仍有数千名战争罪嫌疑人有待处理。新策略让人对迅速审结未决案件寄予厚望，它也应当处理以往工作的不足之处。

改善区域合作是关键所在。很多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犯罪的嫌疑人逃往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检察官需要做出紧急努力，将所有这类人员绳之以法。处理战争罪的新策略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藉此清楚表明关于全面究责的国家承诺，特别是追究中高层嫌疑人的责任。

冲突结束二十年之后，仍然任重道远。我的办公室将继续直接同我们的对口方直接接触，支持进一步的调查和起诉。欧洲联盟和其他伙伴的外交支持仍然至关重要。

最后，我必须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否认灭绝种族罪行和美化战争罪犯等问题。毫无疑问，今天对拉特科•姆拉迪奇作出有罪判决一事激起的反应将包括否认他发动的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行径、包围萨拉热窝和族裔清洗活动。有人将称其为英雄，而他的海报和壁画将会出现。可悲的是，这已经成为意料之中的事。

黑山司法部长最近否认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而在此之前，往届政府均采取坚定立场，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作出的明智判决。在塞尔维亚，被判罪的工作人员通常获得各种平台来否认其罪行。塞族共和国官员和官方机构的否认和美化活动已经司空见惯，常常是无人站出来说话。

关于卢旺达，最近为1994年针对图西族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再次表明，否认灭绝种族罪的做法仍然猖獗，特别是在侨民群体之中。否认和美化行为继续被当作意见分歧或者法律术语上的论争。它们不是。真实情况是，否认和美化行为是灭绝种族罪的最后一步。它们是政治工具，被用于政治目的。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最后，我的办公室感到高兴的是，本月将完成两场判决并审结一项上诉。我们对上诉分庭在检察官诉拉特科•姆拉迪奇案中的判决感到满意，该项判决确认他被判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但是我的办公室仍有很多重要工作有待完成。我们将继续争取尽快开始审判菲利西安•卡布加。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剩余逃犯，我们致力于确保他们像姆拉迪奇一样被绳之以法。为了圆满完成这项工作，安全理事会务必向会员国传递一条明确无误的信息：必须同我的办公室合作。我们感谢安理会对我们的各项工作继续给予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拉默茨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要提请发言者注意主席的说明S/2017/507第22段，该段鼓励安理会会议所有与会人员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更有效利用公开会议的承诺，在5分钟之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邓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通报情况并介绍余留机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第十八次报告之后的新进展。

我要就布基纳法索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去世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为余留机制的工作所做奉献表示感谢。

我欢迎塞尔维亚总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卢旺达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

首先，我要赞扬余留机制首长和工作人员在报告所述期间让司法活动取得切实进展。在阿吉乌斯法官领导下，尽管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了难以克服的挑战，余留机制仍然能够保持庭审的连续

性，并执行严格措施，维护其工作人员以及被拘留者、囚犯和受其监管的其他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我们注意到为推动司法程序和随后使其核心司法活动走向更精简的新阶段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新任书记官长就九名无罪释放人员的重新安置问题所采取的积极做法将产生具体成果并解决这一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为这一问题找到一种便捷持久的解决办法，包括将其作为和解进程的一部分。

余留机制为履行安全理事会授权所做的工作为我们重申打击有罪不罚、伸张正义和支持和解的集体承诺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我们欣见主席优先全面落实第2529（2020）号决议，包括对完成其司法活动和其他余留职能的最后期限作出明确预测，加强主要机关余留机制的密切合作，确保工作人员的地理多样性和性别平衡，并提高工作人员的士气和业绩。

放眼未来，我们鼓励余留机制继续实施有效步骤，以遵守其完成工作的时间表，实现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一个小型临时高效机构的愿景，该机构的职能和地点将逐渐减少。在为减轻余留机制的余留负担而采取的措施中，应当考虑让各国承担更大责任，监督判决的执行。

第三，各国同余留机制的合作对于余留机制履行职责仍然至关重要。各国有责任、也有义务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在必要时同余留机制开展合作并给予协助，包括搜捕逃犯。我们欣见检察官及其团队加倍努力，与有关各国建立更牢固的直接联系，查明可能妨碍合作的各项挑战，并确定一种可行的做法。与此同时，各国应当在打击和预防滔天罪行方面承担首要责任。建设国家能力并协助各国履行其职责应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欢迎检察官办公室就移交给它的案件向各国主管机关提供援助。

最后，越南重申，它坚决致力于支持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捍卫《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伍德罗夫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向我们所作的通报。

尽管2019冠状病毒病造成种种困难，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仍继续顺利运作，我们对此印象至深。封锁阻碍旅行。由于保持社交距离，余留机制不得不采取各种工作方式，包括法庭内的工作方式。

还应当对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的去世表示悼念。我们赞扬他为国际司法所做的贡献。

余留机制仍然能够推进其工作，这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现在看到案件即将审结，有三项重要判决将于本月作出。余留机制通过不懈努力，继续表明现在和将来都不容许有罪不罚现象大行其道。

我们继续欢迎余留机制努力追究卢旺达灭绝种族罪犯罪分子的责任，并始终致力于支持余留机制的工作。我们感谢余留机制基于迄今取得的成功，继续推动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我们还敦促进一步确保将其余的灭绝种族罪嫌犯绳之以法。尤其是，我们注意到普罗塔·穆比然亚先生仍然在逃，因此鼓励各国开展合作，将其抓捕归案。

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在审判方面取得进展。事实上，在今天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的一项终审判决中，余留机制上诉分庭维持了对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定罪。由于余留机制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试图逃脱和逃避司法制裁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我们希望这一裁决能为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些许安慰。

联合王国为支持余留机制而感到自豪，同意将拉多万•卡拉季奇移交到英国监狱服刑。他是世界上被判犯有灭绝种族罪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与拉特科•姆拉迪奇一起，对在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期间

大规模屠杀男人、女人和儿童负有责任，并帮助夺取萨拉热窝，在那期间对平民进行无情的袭击。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国际正义。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向余留机制提供协助。我们有集体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所有国家都有明确的义务与余留机制合作。

然而，西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司法合作仍然不足。这对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有直接影响。余留机制第三次将塞尔维亚未能逮捕和移交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一事提交安理会，此事甚为严重，而且经过多年的请求、审议和讨论。因此，我们敦促塞尔维亚遵守余留机制的命令。我们还呼吁各国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努力追踪其馀逃犯。

美化战犯和否认灭绝种族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做法增加了受害者的痛苦。和解是艰难的。我们必须接受和承认过去的真相，才能向前迈进。美化令人发指行为的实施者使我们进一步远离和解，阻碍实现积极的未来。

正如安理会成员已经看到的那样，联合王国一如既往，通过自己的行动坚决支持余留机制，我们重申愿意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余留机制完成任务，并实现其作为一个小型、临时和有效的组织这一目标。

拉德卜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余留机制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所作的通报以及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提交的第十八次进度报告。

首先，突尼斯重申支持余留机制的任务，打击最严重罪行的实施者有罪不罚的现象，并防止此类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目前，鉴于人们对修正主义思潮高涨以及美化战犯和否认灭绝种族的关切，通过余留机制，包括在相关国家法院实现正义和追责，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

突尼斯强调，为了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实现全面和解，建设持久和平与法治，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及早采取果断行动，对过去予以广泛承认，审判罪犯，并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以防止这些罪行在受影响国家和社区再次发生。

在这方面，我们强调，重要的是余留机制能够继续确保从各国获得充分、迅速的合作与支持，以使其余6名仍然在逃的被告不会继续逃脱司法制裁，并帮助为那些仍然住在阿鲁沙安全住所的人找到持久解决办法。

突尼斯赞赏余留机制主席遵循安全理事会关于该机制作为一个结构，必须是小型、临时和有效的这一愿景，不断作出努力，确保余留机制更有效益和效率，并减轻积压案例。它还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编。

此外，余留机制在审理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克服了因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其他相关困难而存在的种种障碍，于本月发布了三项预期判决，对此，突尼斯表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阿吉乌斯法官关于今天就姆拉迪奇案所作判决的说明。我们还赞扬余留机制制定的措施和灵活的工作方法，赞扬其两个分庭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以确保在大流行病造成的种种限制的背景下，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继续开展工作。

此外，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努力提高其能力并审查其工作方法，同时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追捕逃犯，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并加强国家法院的能力。

最后，突尼斯希望，余留机制将继续以它在履行其重要任务时一贯表现出的活力和专业精神开展活动。我们希望，它将在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下高效益、高效率地工作，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实现其崇高目标。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在报告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成就时的兴奋和热情是显而

易见的。与我们分享又一名塞尔维亚高级官员被定罪的消息是多么迫不及待。

对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公开判决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所采取的政治化做法的延续。这已经成为余留机制声誉上的一个明显污点。很快将是30年，几乎是三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海牙有偏见、高代价的司法机器有条不紊地碾压巴尔干战争参与者的生活--这场战争已经成为数十万塞族、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其他族裔群体成员的悲剧；这是一场摧毁了南斯拉夫这一曾经统一的国家的战争；一场非常清楚地突显了国际法多么脆弱的战争。

北约国家在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践踏《联合国宪章》并在第三国开始军事行动竟是如此容易。针对平民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包括在贝尔格莱德的城市范围内和其他主要城市进行此种空袭，有没有人对此负责？在对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和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袭击事件中，有包括记者在内的数千名平民被杀和受伤，有没有人对此负责？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作为一个有管辖权采取行动的实体，为什么对某些罪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为什么它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明显的罪行视而不见？现在，他们这些案件正由科索沃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审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已作为复仇工具而不是正义工具载入史册。余留机制继承了其前身的负面属性。

最近，阿吉乌斯法官批准了将波斯尼亚塞族前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移交到英国服刑的决定。尽管卡拉季奇和他的律师提出了要求，有理由地指出，被定罪的塞族人的生命和安全在该国将受到威胁，但仍然作出这项决定。正如我们所知，英国监狱中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致使前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拉迪斯拉夫·克尔斯蒂奇受伤。余留机制领导人和联合王国政府现在对拉多万·卡拉季奇的生命和健康负有完全责任。我们将认真监督对其权利的保护情况。

不幸的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在促进不同巴尔干族群和解方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其原因是作出的判决缺乏公正性，冲突的一方遭肆意打压，而另一方的错误被掩盖。我们现在再次看到，有人在宣扬所谓贝尔格莱德在藐视法庭案上不与余留机制合作的论调。我只想提醒大家，此案本身与对塞尔维亚政治家沃伊斯拉夫·舍舍利的存在疑点的指控有间接联系，舍舍利在由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管理的联合国监狱中度过了11年——试想一下，11年时间——等待无罪宣判。

哪里缺乏公正和一致性，哪里就缺乏信任。那么，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什么呢？关于藐视法庭案，法国对哈特曼案采取的立场众所周知。

俄罗斯非常重视维护被拘留者权利的问题，包括获得医疗救助的权利。在第2529（2020）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专门就这一点采取了立场。然而，余留机制认为不宜向安理会报告其目前是如何确保这些权利的。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拉特科·姆拉迪奇目前健康状况的信息，包括他手术后的康复程度。仍未进行完全独立的检查和认证，包括他是否仍有认知能力。我们坚决坚持要求进行这种检查。

去年，菲利西安·卡布加案被列入余留机制的案件目录。我们将仔细监测被告的健康状况，并期待任命一名独立的医疗专家，以便评估将被告转移到阿鲁沙余留机制设施是否可取和他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与此同时，我们希望余留机制能在预计法庭诉讼期限内完成工作，避免人为拖延。

基博伊诺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阿吉乌斯法官和该机制检察官布拉默茨先生的通报和详细报告。

肯尼亚肯定余留机制在伸张正义和追究战争罪责任方面的重要工作。我重申，肯尼亚继续支持经第2529（2020）号决议延长的该机制的任务授权并在此范围内予以合作。

我们赞扬该机制确保继续开展工作，包括针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作出了预防性工作安排。本月将作出的三项判决，包括今天上午对姆拉迪奇案作出的判决，表明余留机制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仍在努力。

肯尼亚赞赏该机制报告提高了追踪能力，我们记得，这使菲利西安·卡布加在经过遭大量错误信息困扰的长时间搜捕后得以被捕。我们希望，这一日益增强的能力也将有助于准确追踪和逮捕剩余逃犯。我们敦促迅速对卡布加进行审判，以帮助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得到解脱，这对整个和解进程非常重要。

肯尼亚还注意到，余留机制报告收到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援助请求。我们鼓励该机制在寻求合作的案件中，继续与相关成员和伙伴接触。

最后，我们赞扬并鼓励该机制继续改善其法律和监管框架。具体而言，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歧视、骚扰（包括性骚扰）和滥用权力的公告（ST/SGB/2019/8）正在得到执行。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维护正义、公平和平等的机构来说。

布恩罗斯特罗·马谢乌夫人（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的通报。我们也欢迎塞尔维亚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先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卢旺达的常驻代表来到安全理事会。我们还对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的逝世表示衷心哀悼。

我国墨西哥认真审查了余留机制主席和检察官的第十八次报告，我们注意到其中报告的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今天在海牙宣布的对姆拉迪奇案的判决。我们强调这一结果对国际司法的价值，特别是对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以及整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受害者的价值。

墨西哥注意到余留机制司法职能的进展，我们仍然关注本月对另外两起案件的裁决。我们赞扬尽管疫情带来了限制，但余留机制团队仍然努力取得了这些成果。同样，我们注意到菲利西安·卡布加案预审阶段的进展。这些事态发展无疑是对究责的重要贡献，墨西哥重申，我们支持该机制的工作。

我们强调，查找、逮捕和起诉剩余在逃人员是余留机制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呼吁有关当局加强与余留机制的合作，以便找到、抓住和逮捕这些人，从而在未决案件中起诉他们，并且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令人感到关切的是，在约伊奇和拉代塔案中，将被告移交给余留机制的命令仍未得到执行。此外，2019年对该案发出的最新逮捕令仍未执行。此外，已经三次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这种不遵守行为。我们呼吁遵守这些命令以及第1966（2010）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合作对于国际司法的有效性以及加强法治至关重要。

最后，令人担忧的是，犯下的罪行和在不同国际法庭上已经证实的事实继续遭到否认。我们重申，我们反对美化已经被审判和定罪的战犯。此外，必须向新一代提供关于近代史以及国际刑事法庭和余留机制工作的真实信息。都2021年了，企图制造分裂和煽动仇恨的言论不容存在，必须让位于和解、团结和包容。

德劳伦蒂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通报。我们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感谢阿鲁沙、海牙以及基加利和萨拉热窝外地办事处的法官、律师和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对布基纳法索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的去世表示哀悼。卡姆法官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世。在他杰出的职业生涯中，他致力于确保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塞内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法庭以及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为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在余留机制任职期间，他在确保对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公平审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感谢穆斯塔法•艾尔•巴吉法官介入此案，以确保上诉能够及时继续。

今天，当然是历史性的一天。今天上午早些时候，上诉分庭宣布了对拉特科•姆拉迪奇上诉的裁决。近30年前，姆拉迪奇等犯罪分子开始了一场行动，企图通过大屠杀、灭绝、谋杀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克族人从塞族人声称拥有主权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土永久清除。1995年7月，姆拉迪奇及其部队进入斯雷布雷尼察，迫使2.5万名妇女、儿童和老人乘坐公共汽车离开该市，并有系统地杀害该地区的波斯尼亚男子和男童。忆述这些日子令人感到尤为恐怖。

我们希望，这一判决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安宁。我们还感谢数百名受害者展现勇气，站出来作证。没有他们，正义就不会得到伸张。今天的判决也体现了法官、律师和余留机制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致力于收集、组织和提出证据，寻找证人，支持受害者。

我们还注意到，即将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作出判决，我们期望判决将阐明他们对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犯罪行的责任；余留机制正在为起诉去年在法国被捕的菲利西安•卡布加开展工作。我们继续支持余留机制努力将其余的卢旺达逃犯绳之以法，包括悬赏高达500万美元的奖金，寻求能够让每个逃犯被捕的信息。我们敦促各国配合该机制开展这一努力。除了余留机制完成审理涉及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指控的案件的工作外，我们还注意到，该机制为确保伸张正义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包括在当前的起诉安塞尔姆•恩扎博尼姆帕和其他被告的案件中。

本着这一思路，我们深感失望的是，塞尔维亚未能履行其义务，逮捕两名因恐吓证人而被控藐视法庭的人。塞尔维亚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相关国际和区域承诺的一方，其中包括根据加入欧洲联盟的法律第三章作出的加入欧盟的承诺，有义务在这该案中与余留机制合作。不与该机制合作阻碍国际法的运作，有损安全理事会的效力。美国呼吁塞尔维亚不再拖延地执行逮捕令。

我们强调，藐视法庭案是余留机制工作的一个关键方面，在确保法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会员国的协助同样重要，因为相信证人会无所畏惧地如实作证，对于公正解决涉及最严重罪行的案件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努力支持国家司法机构开展起诉工作，实施各种教育项目。如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鼓励承认历史事实和在国内进一步伸张正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塞尔维亚去年6月决定给予Mirko Vrućinić公民身份，而他在萨拉热窝的一家法院面临战争罪指控，这实际上使他免受司法制裁。美国呼吁西巴尔干所有国家与余留机制合作，并相互合作，防止有罪不罚现象在该区域扎根。

迪梅·拉比耶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报告和通报。我还代表法国，悼念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赞扬他对国际刑事司法的宝贵贡献。我们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法国重申， 它将全力支持预留机制，支持该机制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维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该机制能够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取得切实进展，这证明了它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该机制的工作。

期待定于本月作出的三项裁决。我们注意到今天对姆拉迪奇上诉案的判决。这是在西巴尔干伸张正义、达成和解的必要步骤。对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的审判对于受害者和卢旺达的民族和解来说将是又一个重要时刻。为了及时完成这一审判

和其他未决诉讼，余留机制必须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

为此，我们再次敦促各国根据其国际义务，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该机制主席、检察官和许多会员国在安理会多次发出呼吁，但一些伙伴仍然拒绝这样做。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当局与该机制充分合作。

此外，必须将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其余逃犯绳之以法。被指控犯下最严重罪行者的死亡并不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如果据报有此类死亡，有关国家必须提供证据。

关于移交国家司法机构的案件，法国重申，它将充分致力于在合理的时限内审结检察官诉洛朗•巴希巴卢塔案。该案目前由巴黎巡回法院审理，应在2022年进行审判。

余留机制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司法活动。保护3000多名证人至关重要，我们赞扬基加利和萨拉热窝办事处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欢迎余留机制采取举措，在受影响社区和年轻一代当中宣传两刑事法庭的遗产以及正在开展的工作。这项纪念工作对和解至关重要。在5月底的历史性访问中，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应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的邀请，参观了1994年图西族灭绝种族事件纪念馆。其目的是将过去两年开展的纪念工作转化为政治行动。与此同时，马克龙总统承诺扩大已在做出的努力，打击居住在法国的被控犯有灭绝种族罪的卢旺达人逍遥法外的现象。

我们继续对否认罪行和美化被国际刑事法庭经公正独立诉讼定罪的灭绝种族罪罪犯和战犯的行为深感关切。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在这方面，若干前南斯拉夫国家的当局发表的声明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再次呼吁所有责任人不要发表此类言论。

拉古塔哈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卡梅尔•阿吉乌斯主席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通报情况，评估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工作。我也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最近去世的尊敬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的家属和布基纳法索政府表示慰问。

我还要感谢邓庭贵大使和担任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的越南代表团以及法律事务厅有效协调安理会与该机制的工作。我要赞扬卡梅尔 • 阿吉乌斯主席领导这一进程，确保该机制保持正轨并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欢迎该机制在报告所述期间在海牙和阿鲁沙取得的进展，包括在当前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努力确保业务的连续性。我们注意到，为遏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对一些结案时间表产生了不利影响。

印度重申支持该机制，并赞扬它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维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遗产的贡献。我们注意到该机制在未来几周安排两项诉讼判决的工作，也注意到今天的裁决。不用说，该机制应根据司法、公正和公平原则，继续严格执行任务。

我们认可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其他司法事项上的进展，如变更保护措施和监督判决执行情况。我们还要提到检察官办公室在其他余留职能方面的工作。该机制应继续在其余余留职能方面取得进展，包括保护受害人和证人、追踪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其余逃犯、向国家司法管辖机构提供援助以及管理各个特设法庭和该机制的档案。

我们欢迎2月23日结束的约维察 • 斯塔尼希奇先生和弗兰科 • 西马托维奇先生这两个辩护案件上的进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是我们的集体责任。我们还期待看到九名无罪开释者的重新安置工作早日取得进展，他们目前仍在阿鲁沙的安全住所中。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需要怀着紧迫感和敏感认识来应对。

最后，我们敦促该机制采取适当措施，使审判和上诉按照原定时间进行，还要促进国家司法当局的能力建设，使其能够独立自主地有效履行任务。

金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全面通报。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总统和我们各位同事，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卢旺达的常驻代表出席会议。

首先，我们对布基纳法索的卡姆法官逝世表示哀悼。他的离世是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一个不幸损失。我们欢迎宣布任命他的继任者，并深信该机制的任务将继续得到有效履行。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仍是国际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支柱，它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关键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该机制的证人支助和保护、监测移交给国家司法机构的案件、保存档案和向会员国提供多方面援助的相关活动仍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其重要工作。

该机制尽管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各种挑战，但仍然致力于确保业务的连续性，我们对此继续表示赞扬。我们注意到预计将于6月作出三项判决，今天上午刚刚收到了其中之一。这确实是一项显著的成果，当然也说明了参与该机制工作的每个人的不懈努力。

我们认可在此期间为确保被拘留者权利和福祉所作的值得称道的努力，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组织的定期视察，以及为COVID-19疫苗接种提供便利。被拘留者必须得到人道、有尊严的待遇。

履行该机制的任务无疑取决于国际合作，没有国际合作，安全理事会就无法实现建立一个小型、临时、高效且其职能和规模将随时间推移而缩小的架构的愿景。

如果缺乏与该机制合作的政治意愿，寻找家人仍不知晓下落的失踪人员以及追踪和逮捕逃犯的工作将受到严重阻碍。此外，判决的执行将得不到保证，最重要的是，受害者将被剥夺正义。

去年5月逮捕菲利西安·卡布加是有效法律合作的证明，这对成功追踪、逮捕和起诉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其余逃犯至关重要。

国际合作对于解决那些已被无罪释放、目前居住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人的问题仍然必不可少。我们赞扬书记官长在这方面的努力，并希望很快找到这一长期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

我们注意到主席于5月11日将塞尔维亚问题移交安全理事会。不遵守该机制规约和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义务是不可接受的，会破坏正义和法治。

铭记过去的恐怖事件是防止其再次发生的重要工具。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谴责一切形式的否认灭绝种族和美化被定罪战犯的行为。这种行为阻碍民族和解，助长无视受害者痛苦的危险思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明确谴责这些不容辩解的行为。

最后，我们敦促会员国建设性地参与该机制，追究大规模暴行罪的责任，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

奥吉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通报。

在布基纳法索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不幸逝世后，我国代表团向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及其同事表示慰问。

我们欢迎塞尔维亚总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卢旺达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尼日尔赞扬该机制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制约的情况下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进展。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它宣布多项审理即将在6月结束。该机制不迟于6月底作出的两项判决和决定将切实证明它的成就。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的预审阶段也是如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机制的其他司法职能工作仍在继续，包括与监督判决执行以及保护受害人和证人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

们赞扬该机制为伸张正义所作的一切努力，同时呼吁它尊重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尽管发生了COVID-19大流行，该机制仍能够在2021年充分继续开展待审案件的工作，我们也支持它要求获得与职责相称的预算。

保护证人、为遭受心理创伤或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证人——许多人在灭绝种族期间和之后感染了艾滋病毒/艾滋病——提供医疗保健和心理社会支持，是我们支持的措施。此外，余留机制必须继续发展其法律和监管框架，以统一和借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最佳做法以及机制自身的做法，以便成功履行任务。

为了确保灭绝种族罪和其他战争罪不会不受惩罚，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关于逃犯问题，我国代表团呼吁对逃犯疑似居住地拥有权力的国家加强与余留机制的合作，并向其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能够逮捕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此外，余留机制必须与各国一道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被判无罪或获释人员持续面临法律困境的问题，这一困境损害了他们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认为，就余留机制及其与欧洲联盟和瑞士在开展提高受影响人群和前南斯拉夫年轻一代认识的项目方面的工作进行协调沟通，对于努力防止再次发生种族灭绝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余留机制面临的挑战，缺乏合作和否认种族灭绝等一些挑战导致了严重僵局。

我国代表团呼吁检察官办公室加强国家能力，这将有助于强调互补原则，确保国家当局承担起对犯罪者追责的责任。

最后，我国代表团鼓励余留机制加紧努力，执行内部监督事务厅2020年报告（S/2020/236）中概述的建议以及该厅2018年报告（S/2018/206）中概述的建议，这些建议仅有部分得到了执行。

现在我谨强调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的一个章节，其中指出，只有在那些致力于促进国际司法、问责和法治的人的不懈支持下，余留机制才能继续履行安全理事会赋予它的重要任务。

耿爽先生（中国）：中方感谢阿吉乌斯庭长和布拉默兹检察官所作的报告，谨对国际刑庭余留机制卡姆法官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余留机制工作面临不少挑战。在阿吉乌斯庭长带领下，机制克服困难，通过远程办公、恢复实体庭审、召集线上全体会议等方式，在确保及时高效完成司法程序、强化分支机构间协调以及鼓舞员工士气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检察官办公室亦继续努力追查逃犯，积极推进案件审判和上诉工作。中方对上述举措表示赞赏。

根据安理会决议，余留机制应该是一个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其职能和规模应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减。中方希望余留机制依循安理会决议授权开展活动，特别是根据工作报告提出的预估时间表推进和完成各个案件的司法程序。在此过程中，余留机制应合理分配预算资源，重点保障司法活动。随着有关案件进入尾声，余留机制应适当压缩开支。

余留机制与有关国家开展务实有效合作对于其完成授权、推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刚才阿吉乌斯庭长介绍了机制与塞尔维亚政府围绕有关案件的争执，中方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借鉴国际刑庭成功实践，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携手打击有罪不罚、促进民族和解。

此外，中方期待余留机制继续落实安理会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和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提出的各项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推动早日解决无罪释放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安置等问题。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国越南以及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在协调安理会与余留机制工作方面付出的努力。

伯恩·内森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梅尔•阿吉乌斯庭长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所作的全面通报。

我也要就古斯塔夫•卡姆法官的逝世表示诚挚的慰问。卡姆法官的逝世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损失。我谨感谢他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敬业服务。

虽然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的灭绝种族事件已经过去了25年多，但受害者、幸存者及其家人应该得到正义。我们认为，余留机制的任务仍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同样清楚的是，余留机制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都致力于这项工作。尽管情况非常艰难，但过去一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未决案件高效结案，包括仅本月就有三起案件进入最后阶段，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我也必须指出，余留机制上诉分庭今天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驳回了拉特科·姆拉迪奇先生的上诉，并重申他因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以及违反战争法和惯例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判决能够为他罪行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带来一些慰藉。

去年，安理会再次呼吁各国加强与余留机制的合作，并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逮捕和移交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所有剩余逃犯。无论是在逮捕和移交逃犯、执行判决还是重新安置被判无罪和获释人员方面，合作都是余留机制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爱尔兰高兴地指出会员国和区域组织与余留机制积极合作的许多实例，以及余留机制向国家司法机关提供的援助。

然而，我们极为关切地注意到，余留机制在逮捕和移交逃犯方面继续遇到来自一些会员国的障碍。爱尔兰尤其对余留机制主席5月11日的通知深感关切，其中详细说明了塞尔维亚就逮捕并移交约伊奇先生和拉代塔女士一事不服从余留机制的情况。

我们强烈敦促塞尔维亚与法院充分合作，履行其在这一问题上的义务。我们还呼吁所有国家在逮捕并移交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剩馀逃犯方面向余留机制提供协助。爱尔兰期待着与安理会成员合作，以促进与余留机制的合作。

安理会在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时，力求不仅确保这些罪行的实施者受到审判，而且确保这两个法庭发挥预防工具的作用，防止未来的暴力行为。爱尔兰认识到余留机制与欧洲联盟一道努力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受影响社区和年轻一代中提高对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工作的认识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检察官报告说，有人不断试图淡化或否认人们仍然记忆犹新的灭绝种族事件。否认灭绝种族和美化被判有罪的战犯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做法破坏和解，必须予以驳斥和谴责。

最后，作为爱尔兰对国际刑事司法坚定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继续支持余留机制的工作，确保追究暴行犯罪者的责任。这种追责是实现和维持和解并防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的关键步骤。我们感谢今天能够在纽约到场开会，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能够欢迎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回到会议厅面对面参加会议。

黑梅尔巴克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向安全理事会提交详尽报告并感谢他们的通报。

首先，我谨对布基纳法索尊敬的卡姆法官于2月份逝世表示哀悼。他的逝世是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和国际法律界的重大损失。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挪威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自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是它们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余留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尽管面临与大流行病有关的各种挑战，但余留机制仍保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水平，而且将在6月份宣布三

项重要裁决，其中包括阿吉乌斯主席提到的上诉分庭今天对姆拉迪奇案作出的判决。我们还赞扬余留机制在其他司法职能方面取得了扎实进展，并向国家司法当局提供了重要支持。

余留机制有赖于会员国的合作，以完成安理会规定的任务：确保追责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挪威对塞尔维亚共和国拒不服从深感关切。我们强烈敦促塞尔维亚履行其国际义务，逮捕佩塔尔·约伊奇先生和维丽察·拉代塔女士，并将他们移交给余留机制。经过六年多的时间和三次将此事提交安全理事会，现在已经时不我待，务必按照国际法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局势。

挪威非常赞赏检察官办公室为查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其余6名逃犯的下落所做的工作。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据报，会员国缺乏及时和有效的合作，无法实现成功的结果。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逮捕并移交所有剩余逃犯。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不合作态度破坏了余留机制，破坏了安理会，也破坏了国际法。安理会应承担起责任，审查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便利逮捕并移交被余留机制通缉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爱沙尼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详细进展报告和今天内容翔实的通报。

我们对布基纳法索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于2月逝世表示哀悼，他自2012年以来一直出色地担任余留机制法官。

我们赞扬余留机制的工作，并肯定地注意到，尽管受到与大流行病有关的种种限制，余留机制的司法活动仍在继续。我们特别注意到，预计将在6月份作出的三项判决，其中包括今天宣布的检察官诉拉特科•姆拉迪奇上诉案的判决，维持就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违反战争法或战争惯例罪所作的终身监禁判决。我们还注意到，根据经修订的起诉书，对最近抓获的菲利西安·卡布加正在进行预审。

我们感谢余留机制主席为确保目前居住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9名无罪释放人员的重新安置所作的努力。我们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强合作，以安全、迅速的方式为重新安置工作提供便利。

我们欢迎余留机制努力向起诉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的国际罪行的国家司法机关提供援助。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司法举措进展较慢，为此呼吁各国在这方面加大努力。

爱沙尼亚对余留机制管辖的局势中出现对灭绝种族的持续否认深表关切。这必须停止。

爱沙尼亚仍然对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在与国家当局合作逮捕其余逃犯方面继续面临挑战感到关切。我们强烈敦促各国，特别是逃犯涉嫌在逃的非洲国家，加强与余留机制的合作，以便逮捕并移交所有剩余逃犯。

最后，安全理事会收到余留机制主席关于塞尔维亚拒不执行对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的逮捕令的函件。第1966（2010）号决议明确规定，所有国家都应根据该决议和决议所附的《余留机制规约》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决议还澄清，所有国家都应根据国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执行该决议的规定和《余留机制规约》的条款。

爱沙尼亚谴责塞尔维亚继续无视国际法规定的遵守余留机制命令的义务。我们强烈敦促塞尔维亚履行义务，遵守余留机制自2019年5月起发出的最新逮捕令，逮捕、拘留被告并将其移交余留机制羁押。

我们还要提及，据报，塞尔维亚对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就法院下令的调查提供协助的各项请求迟迟未予回应，因此，我们呼吁塞尔维亚解决积压的对检察官办公室的回应，并及时予以合作。

最后，我要感谢余留机制主席和检察官及其工作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知道，国际刑事司法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有赖于集体努力。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必须把受害者和幸存者放在首位。我们需要确保法治占上风，并确保对犯下的暴行追究全部责任。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现在请武契奇总统发言。

武契奇总统（*以英语发言*）：我要指出在发言中提及的几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权限，即被拘留者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判处的刑期的可能性，目前禁止被判刑人员提前释放的做法，以及余留机制在保护被判刑人员方面的义务。

发言的第二部分将专门讨论余留机制主席阿吉乌斯先生介绍的关于余留机制工作的六个月报告和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的通报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余留机制目前合作的问题。

我发言的第三部分关于塞尔维亚对海牙法庭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法庭判决给前南斯拉夫地区人民所带来影响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也注意到今天在这里的许多发言。

塞尔维亚共和国已多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根据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判决而被拘留者是否可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服刑的问题。尽管已作出努力在该问题上迈出第一步，但安全理事会没有任何回应。正在服刑的大多数人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公民，塞尔维亚共和国自然关心让他们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服刑的问题。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提到安全理事会是负责处理这一问题的机构。我愿在此重申，塞尔维亚共和国已准备好承担义务和责任，在余留机制监督下，同时充分尊重余留机制在提前释放方面的权力，执行法庭或余留机制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公民判处的刑期。

我们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建立的司法机构造成的混乱，该地位于塞尔维亚境内，由联合国临时管理。我们看到有人试图重审两名早就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受审、目前正在服刑的公民。更具体地来说，最近试图审理内博伊沙•帕夫科维奇一案以及引渡弗拉斯蒂米尔•焦尔杰维奇。

我敦促余留机制和安全理事会防止违反一罪不二审原则——这是余留机制规约第7条确认的一项文明原则——并禁止重审已被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定罪的人，尤其是为了确保不在联合国临时管理领土上重审。

除定期报告外，5月11日，余留机制主席阿吉乌斯法官还向安全理事会主席递交了一封信（S/2021/452），主题是塞尔维亚共和国据指未能逮捕并向余留机制移交因藐视法庭罪被起诉的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声称塞尔维亚共和国因此违反了第1966（2010）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并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确保塞尔维亚根据余留机制规约和第1966（2010）号决议履行其据指应承担的义务。

余留机制主席的论点是，塞尔维亚共和国有义务剥夺被控藐视法庭——我再说一遍，藐视法庭——的公民的自由，并将其引渡给余留机制，无论指控属于何种性质、这一命令是在何种情况下下达以及执行命令可能产生何种后果。

所说的指控并不涉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而是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2018年结案的一个案件有关——检察官诉沃伊斯拉夫•舍舍利案——一审宣判被告无罪。经检察官申诉，被告被宣布有罪并判处10年监禁，这包括他在联合国拘留所的时间。

阿吉乌斯表示，塞尔维亚无视其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承担的义务。恰恰相反，塞尔维亚共和国严肃对待与该机制合作的义务。在发出逮捕

和向余留机制引渡两名被控藐视法庭人员的逮捕令后，贝尔格莱德高等法院认定逮捕和引渡他们到余留机制的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项判决基于国际法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法的法规，这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行政权力行使者而言具有强制性。

我在此回顾，负责此案的法官艾登·塞法·阿卡伊于2018年6月12日单独作出的第一项判决是，把维丽察·拉代塔和佩塔尔·约伊奇涉嫌藐视法庭的刑事起诉移交给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当局。在随后的程序中，首次提出了据称证人不愿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当局合作的说法，而阻止将案件移交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当局管辖的决定就是以此为据。

塞尔维亚共和国多次表示愿意接管针对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的法院诉讼程序，并提供了适当的保障。此外，塞尔维亚共和国完全承认并接受，余留机制有义务在国际和区域组织帮助下，监测移交给国家法院的审判，并采取余留机制规约第6条所规定的措施。

我在此回顾，塞尔维亚共和国已向法庭引渡了被检察官办公室起诉的所有人，包括许多最高级别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官员，并让大量证人出庭，提供了大量文件。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议，余留机制的义务是采取措施，将案件移交给国家司法系统。回顾之前的做法，有13起案件移交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起移交给克罗地亚，只有一起移交给塞尔维亚。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提醒在座每一个人，法国——当然是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在被要求逮捕和引渡因公布文件和藐视法庭而获罪的弗洛伦斯·哈特曼时，拒绝了引渡请求，并解释说它不引渡本国公民。安理会要求我们引渡罪名要轻得多的本国公民约伊奇和拉代塔，这表明它不信任塞尔维亚司法、塞尔维亚司法部门和塞尔维亚政府，也表明古罗马的法则——朱庇特能做的事情，公牛未必能做——仍然有效。

高级官员和政治家没有因其对塞族人所犯罪行而受审，对塞族人的犯罪也仍未被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制裁，强调这个事实并没有坏处。我来回顾一下，只举个例子，检察官诉拉希姆·阿代米和米尔科·诺拉茨一案涉及在“梅达克口袋”军事行动中对塞族平民犯下的残暴罪行，此案留给克罗地亚司法机构处理。对塞族人犯下的已被证实的罪行，如哈拉迪纳伊、奥里奇、格托维纳和其他因参加“风暴行动”——这场军事行动导致了今天克罗地亚大部分地区曾对塞族人实施的彻底族裔清洗——而被起诉的人，最终被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宣判无罪。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境内对塞族平民犯下的许多导致族裔清洗的可怕罪行根本不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关心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是，我要毫不含糊地指出，塞尔维亚是一个谴责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犯下的所有罪行和所有罪犯的国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塞尔维亚尽管常受到批评，却是唯一公开谈论并谴责塞尔维亚国民所犯罪行的国家，而本区域其他国家闭口不谈其国家代表对塞尔维亚人民犯下的罪行。我要在此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次强调，塞尔维亚谴责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可怕罪行，并向在那次屠杀中丧生的所有人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在这方面没有但是。

不过，我们在此是要分析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成果和刑事政策，而这些东西从未获得塞尔维亚各地人民的信任。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塞族人不承认一些同胞犯下的罪行，而是因为海牙法庭除了少数例外，在前南斯拉夫所有三块领土，即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安理会一些成员视后者为独立国家，这当然违反了法律、法律准则和联合国各项决议——只对塞族人进行审判。我会尽力具体证明海牙的正义是如何量身定制的，尽管我知道在座许多人不会理解这一点，但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历史、事实和教科书将根据事实编写。

具体而言，塞族人被判处总共1138年监禁和8次无期徒刑。与此同时，海牙法庭从未以对塞族人犯罪的罪名而对任何一名克族人判刑——无论是在“梅达克口袋”军事行动还是“闪电行动”及“风暴行动”中犯下的罪行。这是在法庭上以高超的政治伎俩完成的，一切都徒具法律和正义的外表。海牙法庭的检察官故意选择安特·格托维纳、纳赛尔·奥里奇和拉穆什·哈拉迪纳伊——来自上述三块领土的克族、波斯尼亚穆斯林和阿族的三名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因其对塞族人犯下的罪行而接受审判。耐人寻味的是，不公正以这种同样的模式普遍存在。具体来说，除了拉穆什·哈拉迪纳伊之外，所有人都是在一审程序中被判刑，因为没有一名证人幸存。格托维纳在一审程序中被判处24年监禁，而根据二审分庭的一项神秘判决以及法官三比二的决定，被改为无罪释放。因为在波斯尼亚对塞族人犯下罪行而受审的纳赛尔·奥里奇也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有罪，但根据二审分庭的一项神秘判决，并再次以三比二的决定，他被判无罪并免除所有责任。让我重申:对拉穆什斯·哈拉迪纳伊审判中的所有证人不是自杀，就是在非常离奇的情况下被杀。

最后，我不愿相信，有人想说没有任何针对塞尔维亚人的犯罪行为；但是从海牙法庭的判决来看，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对这些罪行负责。然而，我们塞尔维亚人将表现出责任感，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和解而奋斗。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以理性和务实的方式并依循国际法来帮助我们，而不是企图进一步羞辱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一个小国，人民自豪和勇敢。这是一个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出了最大牺牲的国家——我国人民希望与邻国和平相处。当我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要求得太多。

塞尔维亚是西巴尔干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除非我们与邻国、朋友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良好、牢固和更好，否则我们无法取得进展。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海牙法庭实行了选择性司法，我们仍将对任何对话、任何类型的合作持开放态度，我们将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

我对塞尔维亚公民和整个地区的塞尔维亚国籍公民只有一个信息:抬起头来；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都没有因任何事情被定罪。我们应该更加勤奋地工作，开办工厂，为我们的孩子和未来而奋斗。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阿尔卡拉伊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们祝愿你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持续特殊情况下成功履行职责。

我还要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分别提交了报告和今天作了全面通报。我们感谢该机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在其工作中取得进展，并且尽管存在这一大流行病仍继续运作。

我谨代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就布基纳法索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于2月17日逝世，向其家属和余留机制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我们注意到该机制在完成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剩余活动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尽管在疫情期间资源减少，但仍在今年使所有未结案件高效结案。

自安全理事会前两次会议以来，新冠疫情对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行动和活动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司法当局产生了严重影响。我们意识到疫情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罪国家检察官带来的挑战。检察官办公室和主要审理未决和最复杂的战争罪案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的工作尤其受到影响。考虑到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公民接种疫苗的大规模方案已经开始，

我们期望国家和国际一级的司法机构将加速履行其职责和责任。

我谨通知安全理事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司法当局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执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于2020年9月通过的修订后的战争罪案件工作战略。该战略的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到2023年了结所有未决战争罪案件。为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正在努力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级司法当局之间所有未决的战争罪案件。所有潜在的战争罪犯都必须因其个人或指挥责任而受到起诉。根据修订后的战略，司法当局应统一法院做法，以加强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并确保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该战略的实施将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不会也绝不允许有罪不罚现象出现。

我要再次强调，正如这些报告在整个相关行动期间所证明的那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后续机制的合作是稳定和全面的。我们仍然致力于为该机制完成其使命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对该机制工作的承诺，并呼吁所有会员国履行所有义务，提供财政捐助，以便该机制不间断地开展工作。

我们要感谢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加强起诉战争罪和参与一般能力建设的司法机构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在这一方面，我谨通知安理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近开放了其第一个根据人权和欧洲联盟高标准建造的国家级监狱设施。该设施是在欧洲联盟、其他国际捐助者和国内资源的帮助下建造的。

我要强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然致力于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对战争罪负有责任的人，无论罪犯的国籍、族裔、宗教或政治或其他隶属关系如何。在我们继续寻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然失踪的6000多人的时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机构与邻国机构在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也至关重要。我还要强调，美化战争罪和战争罪犯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依法受到惩处。所有这些措施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西巴尔干地区实现和解都是必要的。

最后，我借此机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与这一重要问题相关的三起具体案件。

首先，我指的是Jukić将军一案，该案表明检察官办公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管当局以及邻国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主管当局之间根据国际司法和法治原则进行持续合作至关重要，这对调查和起诉战争罪不可或缺。Jukić先生在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关法院判定犯有战争罪后逃到塞尔维亚，这场灾难无疑对该地区的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破坏了整个地区良好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和多边关系。Jukić先生必须被送回，以面对其严重罪行的法律和司法后果。

第二，我代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兴地指出，多年后，对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的战争罪诉讼即将完成。同样重要的是完成对这些案件的判决，并发布和执行司法机构的判决。

最后，安全理事会无疑意识到，余留机制今天对拉特科•姆拉迪奇一案作出了最终判决。他在多年与塞尔维亚当局合谋下逃避司法审判后，于2017年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战争罪。今天，该机制确认了这一判决，并以此结束了现代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章。今天，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继续努力掩盖他们的暴行，并否认种族灭绝。尽管姆拉迪奇和波斯尼亚塞族极端民族主义领导层中的大多数其他关键人物已被绳之以法并被判犯有危害人类的战争罪，但他们仍将犯下这些罪行的邪恶男女美化为英雄。

正如今天的最终判决所表明，这些否认和重写历史的企图仍将失败。自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男子和男童事件被揭露以来，被称为巴尔干屠夫的姆拉迪奇一直活在耻辱之中，也将在不光彩之中死去。这些罪行的毁灭性后果依然存在，受害者的家

人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但正义已得到伸张。为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今天是一个充满感激的国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西蒙诺维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所作的通报及其最近提交的报告。我谨向卡姆法官的家属表示哀悼。

克罗地亚欢迎余留机制今天作出人们期待已久的最终判决，确认对拉特科·姆拉迪奇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暴行判处无期徒刑。鉴于起诉的主题是最严重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姆拉迪奇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参与各种共同犯罪活动，而且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已确定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了灭绝种族罪，这一判决是适当的。

虽然姆拉迪奇案的最终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许多受害者——包括斯雷布雷尼察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家人的痛苦，但我们再次提醒安全理事会，姆拉迪奇是1991年在克罗地亚开始走上其臭名昭著的战争道路的。他在克罗地亚境内的数百名受害者从未见过他因这些罪行而受审。此外，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被列入对他的起诉书，尽管克罗地亚当局满足他们对此案的要求，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办公室提供了协助。

武契奇总统指出，在前南斯拉夫冲突期间，没有人是天使。我不想在这个会议厅里讨论他提到的许多案件，因为现在不是时候，这里也不是适当的地点。然而，我要指出，人们也都很清楚，到底谁是魔鬼。米洛舍维奇先生的死亡使我们失去了本来可以为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冲突期间所犯下所有个人暴行提供评议框架的判断力。今天的最终判决以及对姆拉迪奇将军——米洛舍维奇最残忍的追随者之一——所判处的无期徒刑，虽然无法填补上述空白，但至少为他们的一些受害者伸张正义。

克罗地亚非常重视所有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进展，特别是已进入审判阶段的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一案的进展。我们注意到余留机制努力尽量减少与冠状病毒病有关的审判延误；然而，尽管已作出这些努力，但遗憾的是，余留机制未能按原计划结束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一案。因此，我们敦促余留机制加倍努力，如我们面前的报告所述，在本月底之前作出判决。我们完全相信，检方向审判分庭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两人对在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武装冲突期间所犯下暴行的刑事责任、以及两人在共同犯罪活动中的作用。不幸的是，米洛舍维奇一案并没有以对他的判决而告终，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这一案件必须以一项判决而告终，这项判决必须清楚表明塞尔维亚最高当局参与了在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犯下的暴行。

克罗地亚仍然坚定致力于发展与邻国的良好关系与合作，我们坚决支持它们加入欧洲联盟的愿望，条件是它们充分遵守明确和众所周知的标准，特别是在法治方面，包括与余留机制进行充分合作。为了坚持这条道路并取得成果，必须作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并在处理战争罪时采取更果断的办法。

在这方面，我们仍然非常关切塞尔维亚不与余留机制合作的情况。最近，以独任法官形式组成的法庭发布了一项裁决，裁定塞尔维亚未能履行其义务，即逮捕被指控藐视法庭罪的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并将他们移交给余留机制。我们强调，塞尔维亚必须与余留机制进行充分合作，包括充分接受并执行其所有判决和裁决。恐吓证人是一项严重的罪行，破坏追究责任的努力，应当予以相应的处理。

我们非常重视在与战争罪有关的问题上继续与其他邻国合作。在这方面，我们赞赏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合作的积极发展。克罗地亚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与塞尔维亚取得同样的进展。克罗地亚仍在等待塞尔维亚对其2019年9月发出的关于参加第四也是最后一轮谈判的邀请作出回应，我们希望这将促成最终敲定关于处理战争罪的双边协议草案。

克罗地亚继续努力确定其余战时失踪人员的下落。尽管数千个案子已经得到解决，但1864名失踪的克罗地亚公民及其遗体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而不论其种族如何。我们必须记住，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人，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值得讲述的故事，希望这会有助于和解努力以及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并为受害者家属提供慰藉。为此，克罗地亚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希望确定失踪人员的下落。不幸的是，塞尔维亚仍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寻找战时失踪的受害者。这个问题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向塞尔维亚代表提出过。

最后，让我重申，克罗地亚全力支持余留机制的使命和工作。克罗地亚继续大力支持国际刑事司法，包括这个余留机制以及国际刑事法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鲁格瓦比扎夫人（卢旺达）（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提交的进度报告及其所作的详细通报。我们赞扬他们继续努力执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任务。我们赞赏余留机制和卢旺达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

我们对布基纳法索的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法官的逝世向余留机制表示深切哀悼。

卢旺达注意到，两位通报者报告的重点是其余的逃犯。我们对一些会员国仍不给予有效合作的情况感到失望。这是完成安全理事会赋予余留机制的任务的一个最大障碍，必须得到安理会的紧迫关注。请允许我们再次指出，卢旺达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一千多份起诉书，请求它们在逮捕和起诉灭绝种族罪逃犯或将他们移交卢旺达方面给予合作。但几乎没有国家对这些起诉书作出回应。

卢旺达赞扬向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和卢旺达检方提供合作的国家。卢旺达欢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先生阁下在上个月访问卢旺达期间作出承诺，要将生活在法国境内被指控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为1994年卢旺达境内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行为受害者和幸存者声张正义。

我们还欢迎法国执法机构提供合作，因而于2020年5月逮捕了灭绝种族罪逃犯和主谋菲利西安·卡布加。他已经逃亡二十多年。我们也欢迎法国司法机构最近决定将确定审判居住在法国的灭绝种族罪逃犯洛朗·巴希巴卢塔的日期。这一日期已定在2022年5月9日。最后，我们欢迎已启动对卡布加和巴希巴卢塔的审判程序，并鼓励法院加快审判程序，以期最终实现拖延已久的正义。

美国最近于4月份将灭绝种族罪逃犯Beatrice Munyenyezi引渡到卢旺达，我们对美国的合作表示赞赏。

这些动态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扩大司法合作，将那些对危害人类罪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正义就可以得到伸张。

如检察官的报告所述，一些灭绝种族罪逃犯现住在非洲一些国家。这令我们想起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4月12日PSC/PR/COMM（CMLXXXIX）号决定，该决定呼吁非洲联盟所有成员国调查、逮捕、起诉或引渡目前居住在其领土上的灭绝种族罪逃犯。

不按照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进行合作并将灭绝种族逃犯绳之以法，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点对安理会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灭绝种族罪逃犯组织和资助的武装团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对民众实施极端暴力袭击，这有据可查，他们对所逃离社区平民犯下的罪行，也经常向安理会报告。

最后，我想就否认灭绝种族行为的问题说几句话。检察官办公室定期报告否认灭绝种族行为的情况。卢旺达和许多其他国家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卢旺达政府欢迎起诉那些干扰证人以歪曲既定事实的人。我们同意检察官的看法，这种藐视法庭的行为是否认灭绝种族罪的一种方式，犯有这种行为的人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

主席（以英语发言）：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武契奇总统（以英语发言）：我想就有些代表团的代表在今天下午的会上提到的一些问题作出答复，并就塞尔维亚未遵守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要求和要求的说法提供一点补充信息。

首先，我要指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团的代表说，他是代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言，这不符合事实。我们都收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来信，他说这未经波斯尼亚主席团正式同意，而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的个人意见。我不打算说明他批评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细节。批评和冒犯本国人不是最好的政治手腕，但这当然由他们来决定。

我发言时没有说我们地区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坏话，但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代表说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代表、即代表团团长说，谁是魔鬼是众所周知的。我很容易回答他的说法，那就是，这十分明显。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一个非常大型的，也是最大规模的集中营之一，它就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Jasenovac。我想，至少大家都知道谁是魔鬼。

当然，我需要再次指出，我们强烈谴责我们的同胞塞族人犯下的暴行和罪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我想为今天下午在座的各位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关于失踪人员的漂亮言辞。但是克罗地亚代表忘记说明，失踪的塞族人比失踪的克族人要多。他们总是忘记说明这一点。我现在正式向安理会指出这一点。这是克罗地亚红十字会的结论，不是塞尔维亚红十字会的结论。这只是为了让安理会知道，我们十分愿意提供有关失踪人员的一切信息。我们还要向克族人和阿族人提出的建议是，他们应该在塞尔维亚找到一个地方，并且告诉我们，他们怀疑有一些人被埋葬在那里。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他们一起去那里，挖掘这个地方，并把真相告诉那些失踪人员的家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瞒，也绝不会保护或藏匿这些可怕罪行的肇事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立场十分坚定。

今天下午，许多会员国要求我们确保遵守第1966（2010）号决议。这些话主要来自那些粗暴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的人，这项决议提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开始承认科索沃的独立。这表明了那些转移注意力的原则、双重标准以及所有其他这方面的论调。

最后，我们将继续与余留机制和检察官办公室合作。我们将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正如中国代表所建议的那样，我要求安理会努力找到一些适当的解决办法，不要羞辱塞尔维亚，而是与我们一道努力找到一种伙伴关系。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很好的，因为那就会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做一些好事。我再次非常感谢安理会听取我的发言，并感谢给我机会发言。

下午5时20分散会。